

世界文學
編譯叢
社書一

世界作家的創作經驗



魯迅的：

阿Q正傳的成因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藉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

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吧，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

覓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亦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啟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爲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爲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

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爲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吧；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似乎確實已經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開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

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并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祇有某人知道這一段私事，……從此疑人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這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吧。直到這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

地方也沒有，那裏能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話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真是爲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很不『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於是乎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鎗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個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

『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藉夫』乎？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多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 *Grote* 說：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裏鎗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了七鎗。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官吏就在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

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并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栓子刀鋸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鋸餘人鎗斃。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鋸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冲北，對著已備好的刑棹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著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眠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鋸，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鎗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

曹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鎗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鎗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至於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一串』，當譯為『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為原是『自由黨』，鄉下人

不能懂，便謊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高爾基的：

我的創作經驗

靖華譯

這是從列寧格勒作家出版部出版的一本叫做我們怎樣寫作的小書中譯出來的。這小書中收集的是蘇聯著名作家高爾基等關於自己創作經驗的短文，共收入了十八個作家，都是散文家。

編這小書的人給那十八個作家發寄了一張表，表內包含以下的問題：

1. 預備時期。這時期的延長。
2. 大半利用什麼材料。（自傳的、書中的、觀察的、記錄的？）

3. 作品中的人物對你是否常常都是活人？

4. 什麼東西第一次激動了你從事著作。（聽到的、小說、定貨、形象等？）在這層上關於你的個別的作品。

5. 什麼時候寫作：早上、晚上、夜間？最大限度每天寫作幾小時？

6. 大概的生產力——每月印頁數。

7. 在寫作時吸不吸興奮劑；吸到什麼程度？

8. 寫作的工具：鉛筆，鋼筆或打字機？寫作時繪圖否？稿子謄寫幾次？在最後

編纂時塗去的多不多？

9. 曾否先作過預定計劃，牠的變更又如何？

10. 什麼對你比較困難呢：作品的開始、結局、中間？

11. 多在什麼感受上去建立形像。（視覺的、聽覺的、觸覺的等？）

12. 押韻不押？

13 用不用高聳低吟（對自己或別人），來校正作品？

14 作品完成之後得到一種什麼感覺？

15 重版時改不改原文？

16 批評對你有什么影響沒有？

那些作家也有照表填寫，也有不照表填寫。高爾基是照表答復的一個，現在把他的答案譯在這裏，以見他的創作經驗的一斑。

x

1. 我想，寫文章從十二歲算起，推動我寫作的是『飽嚙經驗』。起初記錄些諺語、俚言、俗語，這些形成了我個人的印象。後來自己造些諺語。從書裏邊抄些我不了解的句子：『老實說——誰也沒有發明火藥。』我好久都沒有明白這『老實說』是什麼意思，而『誰也沒有』這個字我那時看作『某人，什麼人。』這種誤解如此強固的深入我的記憶裏，一直到一九〇四年在住別墅的人劇本裏一個主人公對於『誰也沒

有來麼？」這個問題的回答：『誰也不會有或不存在。』寫過詩，記得在一首詩裏寫着：『車在走着——』好久的想着：誰在走呢——車呢，馬呢？讀書很多，尤其是外國文章的譯本。愛讀聖經，也讀『火花』——庫洛奇肯的滑稽月刊，賃借者郭戈列夫出版的。從一八九二年開始印東西，可是到一八九五年的時候還不相信文學是我的事業。報紙上的短篇小說我不覺得是正經事情，這是錯誤的。——學寫東西應當從短篇小說學起，牠教訓作者很經濟的用字，寫得不散漫。

2. 大部分是用自傳材料，但把自己置於事變的見證人的地位，不是把自己當作行動的力量，這是爲着不妨礙自己——故事的陳述者來講人生的緣故。這並不是說我怕往被描寫的實際裏寫入什麼『自己的』虛構——屠格涅夫所說的沒有牠就沒有藝術的那個『虛構』。但是當作家描寫的時候，用自己的聰慧、知識、言詞的準確，眼光的犀利去自己賞玩着——他幾乎不可避免的要弄糟了，歪曲了那叫作『藝術的真實』。當他強姦了自己主人公的社會的天性，強迫他說別人的話和完成那根本對他

們不可能的行爲。他就是糟塌了自己的材料。每個被描寫的人如同礪石一般——在一定的意識形態的溫度下形成或解體的。對於人去「冷靜的處理」一點也不成的，只是把他弄糟罷了，因此，作家應該少微去愛自己的材料——活的人，或者當作材料去欣賞牠。

3. 差不多常常是的。自然，主人公的性格是由好多個別的特點作成的，這些特點是從他的社會的羣體中，他的行列中各色各樣的人物裏取來的。爲着要近於正確的去描寫一幅工人、神甫、小商人的肖像，必須好好地仔細去看他的千百個神甫、小商人、工人。

4. 當然，是印象，是直接得來的對於經驗起好作用或壞作用的印象，已經被壓入到宇宙觀裏，人生觀裏，即意識形態裏的。我用別的材料也有兩次例外：中篇小說懺悔和夏天。懺悔是按着一個尼日郭洛得的教徒的小說和該地一位教員顧得林斯基對於他的批評的論文——包格丹——史節潘寫的。夏天是按着一位孤獨的社會